

歷史與空間

■ 肖 薊

延壽橋畔「聞」書香

延壽橋，一座飛架於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區龍橋街道延壽村延壽溪（亦稱「綏溪」）之上的平梁橋。己亥初夏，在莆田參加「全國各地雜文學會第33屆聯席會議」。這天下午各項議程進行完畢，距離晚餐還有一段時間。《雜文月刊》總編武立敏女士說，這附近有座延壽橋，報到當天我去過了，有點歷史，值得一看。於是，我等跟隨武總編直奔古橋去。

不到十分鐘，便來到延壽橋前。但見橋頭南端一座簡易石構「牌坊」，左右兩根高出牌坊橫樑的石柱頂端，各雄踞着一隻石獅，門樑上懸掛着兩串大紅燈籠，在清風吹拂下，歡快地、灑脫地飄動，彷彿代表延壽橋，迎接我們的到來。近百位雜文人，懷着訪古的心情，興沖沖走上橋去。展現在我們眼前，歷經滄桑的延壽橋，古香古色、古韻猶存。橋面兩側石欄立柱上，都刻有生動威武、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石獅，與古橋風雨相守、相知相伴。當我從它們身邊走過時，頓生一種「石獅在作證，無聲勝有聲」的感覺。

宋建炎二年（1128），邑人李富，在溪南延壽村，發動群眾捐資興建延壽橋。明宣德四年（1429）圯塌，正統五年（1440）重建，清光緒六年（1880）重修。現存這座青石板橋長93.5米，寬2.6米，高8.5米，跨徑7.5米。我注意到，不很平整的石板，有的表面分佈着若干大小不等、深淺不一、緣由不明的「小坑」；有的刻有若干文字，可惜久經歲月洗禮，已經看不太清。10座橋墩東西兩頭，均有「分水尖」。橋頭一塊石碣，是宋紹定二年（1229）興化知軍林清元所立的，邑人龍圖閣學士陳必題寫了「延壽橋」三字。

橋北端遮天蔽日的古榕樹，為古橋增添許多生機與秀色。歷史不短，其貌不揚的延壽橋，所以小有名氣，蓋因沾了「書香」之光。「壺公山下千鍾粟，延壽橋頭萬卷書。」打從徐寅在延壽村建起「書樓」之後，便有了「延壽溪畔好讀書」之說。徐寅（849—921），也稱徐寅，字昭夢，福建莆田人。博學多才，尤擅作賦。為唐末至五代間較著名的文學家。徐寅的賦被當時文壇譽為「錦繡堆」。他的不少詩篇收入《全唐詩》。他在《不把魚竿》中自我解嘲曰：「何人買我安貧趣，百萬黃金未可論。」

徐寅命不逢時，處於安史之亂的唐朝後期，土地兼併嚴重，農民起義頻發，社會劇烈動

盪，藩鎮（地方軍閥）分裂割據。曾為黃巢部下後降唐的同華節度使朱全忠，於唐天祐元年（904）勾結宰相崔胤，殺了唐昭宗，想篡唐奪權。徐寅鄙視他奸詐殘暴的人格，毅然棄官返鄉，回到莆田延壽村。延壽村地處九華山下，木蘭溪五大支流之一的壽溪，蜿蜒而過，青山綠水，令人心曠神怡。胸有大志的徐寅，為了造福後代，萌發建座藏書樓的想法，讓莆仙學子有個好去處。於是，選址在延壽橋頭南側，傾注所有積蓄，建成一座書樓，並親題「延壽萬卷書樓」匾額，藏書達萬卷。書樓不僅借書給學子閱讀，還定期舉行講學，成為書院前身。徐寅之後，延壽徐氏以詩書傳家，歷代科甲鼎盛，曾經出現過「兄弟五刺史、祖孫三狀元」的興旺景象。

北宋熙寧九年（1076），福建興化軍（今莆田市）的徐鐸和薛英，分別高中文武狀元，成為古代史上，唯一一次同年出文武狀元的地方。宋神宗得知大魁天下的文武狀元乃是同鄉時，不由龍顏大悅，特賜詩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一時成為佳話。徐鐸，係徐寅的七世孫。在今延壽橋西邊，有一口八角水井，人稱「狀元井」。這口千年不枯、保存完好的狀元井，在通自來水之前的很長歷史階段中，一直是延壽村全村的飲水源。

「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很多人都知道這句流傳千年勵志古訓的故事。南宋紹興八年（1138），福建興化（莆田）一批舉子離鄉前往京師臨安赴考。經過省試、殿試，中進士者竟達14人，且狀元黃公度、榜眼陳俊卿，皆為莆田學子。莆田偏處閩中沿海，何以一次就有14人「魚躍龍門」？高宗皇帝甚感驚奇，遂問狀元和榜眼：「為何興化軍『扮榆未五里，魁亞占雙標』？」狀元黃公度答曰：「披錦黃雀美，通印子魚肥。」榜眼陳俊卿則答：「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高宗聽罷，當即點評：「公度不如卿！」果不其然，陳俊卿後來官至宰相。

史料記載，在封建社會，從隋朝至清末的整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縣，只有18個，其中福建省佔4個，而莆田雄踞福建進士縣榜首，歷代進士達1,700多人。這一資料，並不包括移民在外莆田人中所出現的人才。不僅如此，單是在宋代，莆仙人中狀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賦魁、別試第一名的人數，也位居福建之首。「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



■延壽溪上延壽橋。

作者提供

涯苦作舟。」古代莆田考生，所以取得佳績，與刻苦讀書、勤奮學習，密不可分。

迄今為止，莆田人愛讀書、好學習這一傳統，仍在延續。這次聯席會間，得知去年以來，莆田市區新增幾家「莆陽書房」。隸屬於市圖書館的莆陽書房，以全民閱讀為核心，旨在重振莆田千年文脈風采，再揚海濱鄒魯文獻名邦風範，打造集公共閱讀、書籍流通、美學生活、文創產品、文化講座、文娛休閒、開放式展覽於一體的公共文化空間。事有湊巧，那天下午，我們有幸參觀了與延壽村遙相呼應、位於莆田市荔城區西天尾白村企溪291號的「莆陽書房」。門口右側掛着「莆田市非遺文創交流中心」黑底金字牌子的「莆陽書房」，外觀不顯山不露水，內裡有規劃有條理。步入其中，但見因地制宜、佈局合理的「書房」，面積不大，圖書不少。幾組高大的書櫥，整齊有序擺滿了各類圖書；幾張簡易的書桌，自然隨意擺放着一些書籍。入內參觀的「會友」們，有的嘖嘖稱讚，有的頻頻拍照。

當天晚上，熱情好客的東道主，在延壽橋南不遠處的「綏溪公園美食城」為我們舉行晚宴。席間，冷不防一中年男子「闖進」我們的包廂。事發突然，我的第一反應是：遇到「商品推銷員」了。不想承，該男子站在我們身後，彬彬有禮地展示手中淺紅色的《「萬卷書堂」圖書徵集啟事》。聽他說明來意後，我當即拍下《啟事》。其中寫道：興化自古藏書、讀書之風興盛，宋代在延壽橋畔建「萬卷書樓」，成就「壺公山下千鍾粟，延壽橋頭萬卷書」的美譽。可惜，由於歷史原因「萬卷書樓」銷聲匿跡。近幾年，莆田市積極宣導全民閱讀理念，引導市民的閱讀行為，唱響「讀書的城市最美麗」之旋律，讓市民重拾閱讀的樂趣。在手機閱讀流行的今天，讓紙質書回到人們的生活中。在優美靜謐的綏溪河畔，修史堂內恢復「萬卷書堂」的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離開莆田多日了，延壽橋還會時不時出現在我眼前。然而，比延壽橋更令我難以忘懷的，是莆田延續至今、清新可聞的幽幽「書香」。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筆記與筆記小說

自小愛讀筆記之類的文字。記得少年時，阮囊雖羞澀，一有餘錢，就買筆記類書籍看。記得有套《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喜愛到不得了。可惜，歷經搬遷，早已散佚了。

筆記一詞，早已有之。傅璇琮在《全宋筆記·序》中說，南朝蕭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在《才略》篇中論建安時期的作家，說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應瑒學優，然後說：「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此處的筆記、論述，是與詩賦等韻文對稱的散文文體，雖然與後來唐宋時期的筆記，概念不同，但劉勰未將筆記與小說相連，是頗有識見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目錄分類中，從來就不將筆記作為一個獨立門類來處理，而在具體論述中，又往往將筆記歸屬於小說，遂被統稱為「筆記小說」。

筆記小說受到傳統經史子集「排擠」，未能「分庭抗禮」；但歷來不少文人耕耘，青睞有加，成績斐然可觀。

不過，「筆記小說」之名，實應如劉勰所言，「筆記」就是筆記，



■這書故事，短短一則，饒有趣味。作者提供

「小說」就是「小說」。有些小說屬筆記體，才可稱為「筆記小說」。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丙部，將小說分為六類，前兩類志怪、傳奇是名副其實的小說，後四類雜錄（《世說新語》、《唐語林》等）、叢談（《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辨訂（《鼠璞》、《雞肋編》等）、箴規（《家訓》、《世範》等），才是筆記。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首自序云：「予老于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記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

這就是說，筆記乃讀書所得，見聞所及，隨筆雜錄，不分先後，文筆自由，不拘形式。區區所寫的「字裡行間」，即屬此類。

有學者呼籲要將筆記分類。一九九一年，山東有四家出版社坐言起行，推出一套叢書，凡二十一冊，曰《歷代筆記·中國文化精華文庫》，內容計分「文學藝術類」、「哲學類」、「史學類」、「科技類」。我手上有冊「文學藝術類」，編者鮑思陶，一九五六年出生，二〇〇六年逝世，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通四部之學，對古代文獻有系統而深入的研究。這套文庫就是他提倡而集各界學者編寫。「文學藝術類」這冊則由他親自操刀。

這部是正牌的筆記小說。鮑思陶按門別類，如「充亘於天地間的正氣」、「讓智慧悄悄流露」、「冤魂的控訴」等，共計十八輯。每輯之前有導讀，每則除正文之外，有白話翻譯，極適合方今學子觀看。所選文章，不尚枯燥，而饒有趣味。

歷代筆記多矣，讀之開視野、增知趣。所以課堂之上，我每勸學子取而讀之，如《世說新語》、《東坡志林》、《陶庵夢憶》等，俱為好書，好看到極。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論打仔2：愛錫；縱慣姿勢；生骨大頭菜，縱壞；睇頭



上期提到「曳」是「打仔」其中一個原因，究竟是什麼導致小孩「曳曳」呢？近年，有人把矛頭指向家長，認定他們要對此負上好大部分責任。就此課題，讓我們在這期探討一下：

廣東人叫「寵愛」做「愛錫」——「愛」讀及疼「惜」，當中的「錫/sək3」是由「惜/sik1」音變而來。基於「少生」，現今的家長一般對小孩均「愛錫」有加，由此亦衍生了不少問題。

有些天生不太活躍的初生嬰孩在睡眠時，頭部移動不多，總是靠向一方。由於骨骼柔軟，此舉有可能造成外觀「扁頭扁面」。對此，老人家多會提點其父母須立刻作出糾正，以免這個不良「姿勢」成為「慣」性。廣東人會叫「縱」容、遷「就」某個習「慣」了的不良「姿勢」，如：「寒背」（駝

背）；走路八字腳，做：

縱慣姿勢、就慣姿勢、整慣姿勢

後來「姿勢」擴展至任何不良的行為。

示例1：

B仔得咗兩歲人仔，但發脾氣你兩公婆都由佢；「縱慣姿勢」，第日返學肯定成日畀學校投訴嘅！

廣東人會叫被家長過度「愛錫」或「縱慣姿勢」而「變壞」的小孩做「生骨大頭菜」，箇中原由析述如下：

「大頭菜」的根莖部肥大，且呈圓球狀，活像個人頭，因而得名。「大頭菜」的纖維滑嫩，咀嚼時「爽口無渣」（爽脆不含渣滓），但偶有部分纖維粗硬，如同咬着骨頭，人們會叫這類貨色做「生骨大頭菜」。至於為何「生骨」，一般認同是「種壞」了，即因「種植」方法有誤而變壞；也有指「種壞」是「長老了」，即因未有在「法定」成長期內收割而變壞。筆者就此向有關人士查詢，他們指出「種植」方法並不繁複，只是撒下「種子」，定時灌溉就行，故「種植」時出錯的可能性很低；同時「生骨」應算在「不良種子」的頭上，亦即是因「種子」壞了才「生骨」。

廣東人就此以現象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生骨大頭菜——縱壞/生骨大頭菜——自細縱壞（「縱壞」的諧音是「種壞」）

「縱壞」指因放「縱」而變「壞」。「放縱」是變壞的主因，但惡果的源頭是「寵愛」。為此，「縱壞」應是「寵壞」，即因「寵」愛而變「壞」。這也難怪，因「寵」通過音變變成「縱」：

寵/cung2；變調→cung3；變聲母→菜/zung3

在成長過程中，小孩最先或最主要的學習對象就是家中的父母、老人家和兄姊。對他們的舉動，小孩一一看在眼里，好的壞的都會仿效。廣東人會叫這「有樣學樣」的行徑做「睇頭」（「頭」讀時變調作「頭4-2」）。

示例2：

老師：婷婷，女仔人家嚟㗎嘅，做乜講粗口呀？

婷婷：我阿媽周時都講，我「睇頭」知嘛！

以上示例導出為人父母者如行為不端，其子女必然「睇頭」，故真的要好好自我「約束」了。

最後，筆者想借插圖中的現象來點出幾個「愛錫」所帶來的潛藏危機：

圖1和圖2中的兩位家長無疑用上了最有效的方式把小孩可能面對的種種問題解決過來，但她們又可有意識到小孩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會嚴重缺乏自願、自保和抵禦挫折的能力。

圖3中的母親應意識不到輕易讓小孩滿足只會令他們覺得一切都是理所應當，這樣的小孩將會成為父母一輩子的負累。

圖4中的兒子的乖戾行徑都是由家長過度「愛錫」所造成，且給弟妹樹立了壞榜樣。

總之，家長如察覺到在現時的「愛錫」狀態下小孩的行為出現了「異樣」，應從速向「縱慣姿勢」說不，將「愛錫」重新定位；長不「生骨大頭菜」，「打仔」這一招大可「撤回」了！

詩語背後

■ 江 鄰

《畫皮》與《色戒》

從內地來香港發展，闖出名堂的演藝明星挺多的。周迅算一個，湯唯算一個。

我年輕時喜歡看電影，但不追星，後來看得少了，更不清楚演藝圈的情況。對周迅的了解，起於偶然。大約十年前，幾個文友相約，看《畫皮》寫感想。不想承，這一隨意邀約，竟對周迅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並豐富了自己對香港社會的觀察。因之而來的一些人生感悟，迄今仍在發酵。

《畫皮》的故事取自《聊齋》，不過按香港電影通行做法，編劇從今人視角對故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周迅扮演的狐妖小唯，披人皮行走江湖，其所披人皮必須依靠吃人心來維持。小唯對王生一見鍾情，千方百計取悅於他，最後卻被王生對妻子的堅貞愛情所感動，決定放棄一切，終使自己灰飛煙滅。

看完影片，頗受觸動，一口氣寫成了這首小詩《也談畫皮》：

每一個男人心裡 都有一個妖
正如每一個女子 都懷一份癡情
妖與癡情相遇 是偶然 也是宿命
大家戴着一副面具 各自行走
結果男人把妖 當作了癡情
女人為了癡情 不管不顧施展妖術
世間便多了 無盡的恩怨情仇
長路漫漫 天地悠悠
畢竟人心和蒼蠅 只是妖的食物
就像飛禽和走獸 被我們通通納入皮囊
妖有妖道 人有人情
妖不遵道而灰灰 人因情而苟活

江湖故事，氣象萬千。在其間行走，各種人情世故，自有分曉。根據編導設計，妖精應當是無情的。所以，小唯，在付出真情那一刻，你就輸了。

後來，在一次社交活動中見過周迅，一襲黑衣，很瘦，很靜，弱不禁風的樣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畫皮》。其實，不止於此，自看過《畫皮》以後，我總把周迅飾演的其他角色與小唯比，而把其他人飾演的類似角色與周迅比。《畫皮》只看過一次，回想何止百十

遍。

看《色戒》的時間要早一些，是在數碼港百老匯戲院看的第一部電影。影片的故事很簡單：湯唯扮演的抗日義士王佳芝，奉命暗殺漢奸易先生。在執行計劃過程中，王佳芝愛上了易先生，導致計劃失敗，她和戰友被一網打盡，悉數槍決。

儘管《色戒》的故事情節與《畫皮》完全不同，但兩者反映的江湖生態、揭示的江湖道理大同小異。妖精換成了義士，義士也同妖精一樣，應當是無情的。所以，王佳芝，在付出真情那一刻，你就輸了。

我對《色戒》中湯唯的印象，不如對《畫皮》中周迅的印象那麼深刻，但有一點差不多：自看過《色戒》以後，我總把湯唯飾演的其他角色與王佳芝比，而把其他人飾演的類似角色與湯唯比。湯唯因出演《色戒》而被封殺，遠赴英倫，在街頭化妝賣藝的形象，或油彩花旦，或白粉藝伎，或用舊報紙撕出大概的衣服樣子，再用大頭針別在身上的小丑扮相，也固執地留在了我的腦子裡。

香港電影大致奔着兩個路數：一是市井白描，家長裡短，挖掘人間真情；二是諜影仙蹤，故事很誇張，以想像奇絕見長。兩類影片，江湖味兒都很濃，尤其後者。這大約與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文化傳統有關。各路人馬雲集，把香港打造成了一個「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地方。在這裡，只有故事，沒有意外。

一些完全不相干的畫面，浮上腦際。好比一幅蒙太奇拼圖，從中可以管窺香港世態。張子強的綁架故事，陳振聰的風水官司，血雨腥風中不乏溫情。赤身偷渡客可以通過拚搏奮鬥，成為億萬富翁。板間房丫頭可以通過寒窗苦讀，當上行政長官。想當年，香港市民自發救助逃港的內地同胞，攔警車，施衣食，冒險收留，何其血濃於水。貨車司機黃福榮，隻身前往玉樹震區救災，數次進出搖搖欲墜的房屋救人而罹難，何等大愛無疆。多少豪

門恩怨，歸於兒女情長。小唯和王佳芝為了真情而輪得乾乾淨淨，恰是導演所謳歌的。

因了這樣的社會生態，香港的政治歷來很熱鬧。比如2012年特首選舉，當媒體調來八台吊車圍繞唐英年九龍塘豪宅現場直播時，當坊間八卦派振英助選團隊參加流浮山涉黑飯局的前世今生時，誰還認為那只是一場政治競選？此次修例風波，更是一個照妖鏡。它所反映出來的世道人情，江湖恩怨，或焦慮，或恐懼，或同情，或傲慢，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至於那些煽風點火之徒，使人火中取栗，唯恐天下不亂，其心可諱，不說也罷。

不過，在這裡呆久了，你會從一片紛亂中發現，香港自有其真誠單純的一面。在小食雜店，街頭巷尾，郊野公園，不經意間就可以碰上，讓你心生感動。香港有一句名言：太傻太天真。的確，經歷了那麼多的故事之後，我還是忍不住天真地想：在無休止的江湖纏鬥中，能不能營造這麼一個環境，或者創設一個機制，讓壞人受到懲罰，正義得到彰揚，又能讓付出真情的小唯和王佳芝們，不輸呢？

那種快樂，突然被我需要。這是楊千嬅成名作《再見二丁目》中的一句歌詞——

滿街腳步 突然靜了
滿天柏樹 突然沒有動搖

這一剎 我只需要 一罐熱茶吧
那味道 似是什麼 都不緊要
唱片店內 傳來異國民謠
那種快樂 突然被我需要
……………



■《畫皮》劇照。資料圖片